



諸子集成

(第二冊)

荀子集解

中華書局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櫟栢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櫟栢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焚。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譭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荀子序

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揅摭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大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聞。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弨曰傳習不絕俗間本作傳嘗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次

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

次荀子讎校所據舊本。並參訂名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

當時坊間所梓脫誤舛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貌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明盧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紅陰趙曜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騫橙客吳縣朱奐文辭紅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弼紹弓嘉善謝璠金園韓校（輯諸家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圖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未錢大昕跋。見次校勘補遺一卷。案

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藏事。是此書元出於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

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為主。依謝刻於楊注外增一圓圖。全錄校注。加盧文弼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檢元書。尙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闕本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即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純齋於日本得影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本同熙寧元年國子監劉子官銜。

淳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此即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桀熙寧舊本。亦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千越之比。並

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岐出。亦無所取。

荀子集解 例略

樓霞郝氏纂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末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茲全採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誌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宋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澍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鬻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敘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末。敘佚文並見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綦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採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 荀子集解目錄

##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一

脩身篇第二……………一二

##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一三

榮辱篇第四……………三二

##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四六

非十二子篇第六……………五七

仲尼篇第七……………六六

##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七三

##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九四

荀子集解 目錄

##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一一三

##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一三一

##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一五一

##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一六四

致仕篇第十四○盧文弨曰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

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一七一

##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一七六

## 第十一卷

彊國篇第十六……………一九四

天論篇第十七……………二〇四

##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二二四

第十二卷

禮論篇第十九……………二三一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二五二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二五八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二七四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二八九

君子篇第二十四……………三〇〇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三〇四

賦篇第二十六……………三一三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三二一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三四一

子道篇第二十九……………三四七

法行篇第三十……………三五〇

哀公篇第三十一……………三五三

堯問篇第三十二……………三五九



# 荀子集解卷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

楊 倞 注

王先謙集解

##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通

其本性也。盧文昭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王念孫曰。困學紀聞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藍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自注云。今藍本乃唐與政。台州所聚。顯甯舊本亦未爲。尋又云。請占之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藍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是王以作出者。爲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卽本於建本。藍本本作取之於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子本文。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上。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碑雅。引此。並作出於藍。新論。崇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實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卽是此篇之文。則本作出於藍。明矣。宋錢佃本。從藍本作取之於藍。而所引。蜀本亦作出於藍。宋龔士禹。荀子句解。同。今從王說。先議。纂書治要。作青。取之藍。是唐人所見。荀子本已有作取者。且大戴記。卽用荀子文。亦作青。取之於藍。不得謂荀子本作出於藍。而作取者。爲非也。宋建藍本。岐出亦緣所承。各異。故王氏應麟。無以定之。謝本從盧校。今仍之。

木直中繩。輅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輅使之然也。輅。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盧文昭曰。羣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羣。晞也。一作羣。疾有

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羣。起則下當從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藹。鄭注云。藹。藹。羣。陰。柔。後必。繞。繞。羣。革。羣。起。羣。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藹。報。反。又注。羣。舊本。說作羣。羣。羣。羣。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羣。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

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已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

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乎二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如。而己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謙案。大戴記一本。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已焉如。與俞說同。孔氏廣森云。參已者。學乎兩端。以已參之一本作而。日參省乎已。焉與荀子文同。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荀書自作而日參省乎已。參三義同。羣書治要。作而日三省乎已。易參爲三。是本文有省乎二字之明證。與楊注義合。俞說

非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

教。不學。不士。不問。不察。不化。不務。不學。不士。不問。不察。不化。不務。不學。不士。不問。不察。不化。不務。

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大謂有  
益於人

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

也。千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千越高誘曰吳邑也。終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絡莫革反。謝刻從盧校。千作于。注文作于。越猶言於。越盧文昭曰。于。越宋本作于。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說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依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于。後淮南同。注于。音塞。國策作干。陸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劉台拱曰。淮南原道訓。千。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楊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安。庸人所改者。多矣。凡改干。越為宋。刻。呂。後。卿。本。錢。佃。本。竝。作。干。越。干。越。夷。絳。四。者。皆。國。名。不。得。改。干。越。為。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干。越。者。皆。所。謂。知。本。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干。越。亦。後。人。所。改。辨。見。漢。書。貨。殖。傳。淮南。道。藏。本。及。朱。東。光。本。皆。作。干。它。本。皆。改。為。于。俞。樾。曰。案。盧。刻。識。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並。立。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樂。篇。昔。者。吳。干。戰。未。讎。不。得。入。軍。門。國。子。鐘。其。齒。遂。入。為。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為。敵。國。非。即。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為。紅。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作。書。說。文。邑。部。邦。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邦。本。屬。吳。蓋。邢。古。國。名。後。為。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邦。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為。吳。邑。而。即。訓。為。吳。邑。也。先。謙。案。王。氏。雜。志。引。文。選。紅。賦。注。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吳。都。賦。包。括。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及。淮南。原。道。訓。以。證。漢。書。貨。殖。傳。之。干。越。當。為。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殊。路。篇。干。越。之。劍。不。厲。匹。夫。賤。之。亦。一。證。也。吳。干。先。為。敵。國。後。干。併。於。吳。管子。吳。干。戰。及。左。傳。吳。城。邦。即。其。明。證。干。為。吳。城。而。吳。一。稱。干。猶。鄭。為。韓。絃。而。韓。亦。稱。鄭。竹。書。紀。年。書。韓。哀。侯。作。鄭。哀。侯。一。俞。氏。所。駁。亦。非。也。今。依。劉。王。說。改。從。宋。本。

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慢。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也。

神

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俞。樾。曰。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即。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先。謙。案。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為。例。途。斷。上。引。詩。為。一。節。以。此。二。句。提。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上。節。亦。未。安。各。篇。引。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之。末。此。處。不。當。分。段。今。正。

吾嘗終日而思矣。

先。謙。案。大。戴。記。吾。上。有。孔。子。曰。三。字。

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作絕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施說叢篇並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作江海則同俞樾曰能當讀爲耐  
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暵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僕馬不能冬師古注並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王念孫曰生讀爲性大戴記作性。南方有鳥焉。名

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苴。風至苴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

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鵲也。苴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蔑方言云鵲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葦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是也。言人不知學

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鵲巢於葦苴者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苴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盧文昭曰蒙鳩大戴禮作鵲鳩方言作蔑雀按讀如芒蒙較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

鵲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著張略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又曰說文有著無著著但訓飯歛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曰恪位著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

其著以箸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大書正謂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則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

之皆非以待夫通人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荀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

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

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盧文昭曰往烏扇宋本與

本草同元刻作烏翼廣雅烏翼射干也。莖葉同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王念孫曰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魯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爲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供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諸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並見荀卿子案上文引傳曰青

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羣書治要會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燕禮注乃猶而

也。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同。考荀子書多與會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會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君子不

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蔞。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蔞根

荀子集解 卷一 勸學篇第一

名也。蘭槐當是蘭。荳則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斷續也。染也。脩飾也。言雖香草，侵漬於泥中，則可惡也。斷子廉反。備思酒反。盧文昭曰：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菴，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脩久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上篇作菴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脩爲爾，未見所出。又曰：高誘注淮南人間訓云：備具什也。意亦相近。郝懿行曰：大略篇云：蘭荳臺本，斷於蜜醴，一佩易之。與此義近。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菴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菴之廉醴而買匹馬矣。廣說苑雜言篇作鹿脩久也。芷，卽藍也。藍，芷古字同。聲韻用此言香草之根爲芷，漸以滌及酒皆不美，惟漸之鹿脩乃能益其香而買匹馬故曰其質非不美所漸者，狀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

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爲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王引之曰：楊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迂。柱與束相對爲文，則柱非謂

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爲祝哀十四年公羊傳天祝予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施注並曰：祝斷也。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作柱。紫是祝與柱通也。（祝之通作柱猶注之通作祝，周官瘍醫祝藥鄭注曰：祝當爲注，聲之誤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施薪若一，

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

其類也。疇與儔同類也。劉台拱曰：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王念孫曰：羣居與羣生對文，今本羣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

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錫也。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衆大戴作慎其所立焉。盧文昭曰：慎其元刻作其慎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

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循焉。盧文昭曰：宋本循作備與大戴同。劉台拱曰：當作

心備上下正相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爲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

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爲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

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見吳棫韻補）正與德得爲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瞻從宋公

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張華勵志詩注引作備與二注不合乃後人以誤本荀子改之）三也備字俗書作倍循字體書或作倍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案孔廣森大戴記補注以積土成山至末為一段今從之言學必積小高大一志者成也樂尋篇云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起於變故故不積跬步無成乎修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與此言積善成德聖心乃備義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

以至千里半步曰跬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刻作紅河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河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言騏驥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文騏驥十萬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盧文弨曰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蹶不能

能千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傳傳云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斷亦是韻語劉台拱曰案不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千步直是譌字盧反引以為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且而受驚至暮脫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驚義也王念孫曰呂氏春秋費辛篇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則與驚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驚馬十舍旬亦至之此皆驚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騏驥一蹶不能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而誤（玉篇引作千步千字雖譌而步字不謬）辨見大戴記述聞功在不舍盧文弨曰此句當連上文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不舍舍與捨同鏗刻也若結反春

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鏗其軸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蛇同

蚯蚓也盧文弨曰正文螾字上宋本有蚯蚓無往未蚯蚓也三字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蟺子以剛足為剛踴蟄蟄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盧文弨曰案說文蟹有二螯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先謙案蟺同蟬

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先謙案大戴記冥冥作

憤憤惛惛憤憤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

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歟爾雅行曰案楊朱哭衢塗見王霸篇注云衢塗歧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之衢大意與此注同俱兼二義訓釋實則楊朱見歧路而悲即莊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不必死爾雅

四達謂之衢也王念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達謂之歧旁歧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行歧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者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為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衢也（今本脫治字辨見大

鳴則荀子書皆謂兩為衢先謙案王說是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盧文弨曰雨不字

荀子集解 卷一 勸學篇第一

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念孫曰呂錢本俱有能字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兩能字今依王

龍蛇無足而飛

爾雅云龍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

梧鼠五技而窮

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

又誤為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龍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盧文弼曰本草云蟪蛄一名鼯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姑與梧音近蛄蛄似未參此王念孫曰本草言蟪蛄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蟪蛄之姑蛄鼠之鼠合為一名而謂之姑鼠又以姑梧音相近而謂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技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則梧為誤字明矣當以蛄蛄為是

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其儀一兮

心如

結令故君子結於一也

詩曹風尸鳩之篇毛云尸鳩鵲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盧文弼曰注蛄蛄元刻作蛄蛄毛傳作蛄蛄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

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盧文弼曰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鯉

魚亦與沈魚音近悉流字誤韓詩外傳作鯉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鯉魚沈伏因鼓瑟而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鯉魚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頤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頤君子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羣書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高注以為長頤口在頤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鯉魚口在頤下合故論衡作鯉魚此二書別為一義盧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是游魚何云出聽望文生義斯為謬矣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

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大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

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駁又曰六玄駟之奕奕齊騰騰而師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盧文弼曰舊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

故聲無小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形謂有

玉在山而草木潤

王念孫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猶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草字案元刻是也水

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為之潤躋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困學紀聞十引建本荀子同紅賦文賦注並同藝文類聚本部太平御覽本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

有不聞者乎

崖岸枯燥。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篇先謙案大戴記作為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為善或



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致於成者此文亦言爲善或不積邪積則安有不聞者乎語意曲而有味治要作爲善積也徑刪不字意味索然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問也

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爲三等修身非相儒效哀公篇可證故云始士終聖人眞積力久則入

與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鄭行曰按下文方云樂之中與詩書之博詩樂分言則此中聲疑非即謂樂章且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與此言詩爲中聲所止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

法爲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刻無羣字宋翼本同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並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揚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學

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

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阻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

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爲已入乎耳箸乎心謂聞則忘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感儀體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

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端讀爲喘喘微言也蠕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蠕蠕動皆可以爲法則蠕人允反或曰端而言謂端莊而言也。先謙案臣道篇云喘而言蠕而動而一皆可以爲法則與此文同則讀端爲喘是也說文喘疾息也蠕動也小人之學

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爲人道處徐說也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哉。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樂同。盧文昭曰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劉台拱曰則字自可編不必如韓說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

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

禽犢餽贈之物也。郝懿行曰小曰禽大曰獸禽犢謂饋之小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

已有非可獸人直以爲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恒爲玩好而已故以禽犢譬之。注據致士篇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犢饋贈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楊注固非郝說尤誤上言君子之學入耳審心而布於身故曰學所以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於爲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爲先人無禮則禽犢矣。上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是其言學之宗旨又云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獸禽犢特小異解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嘩也

耳。小人學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此文小人之學而疑其小異解也。無異或曰讀爲噉口噉噉然也噉與敖通。盧文昭曰口噉噉舊本作聲曰噉噉今改正郝懿行曰傲與警同說文云警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驕驕釋文曰魯讀驕爲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驕爲傲可證也傲即驕之假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驕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段傲爲驕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驕爲傲實不然也驕

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

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爲驕乎先謙案俞說是也。謂以言強讀助之今贊禮謂之囋囋古字口與言多通。盧文昭曰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噉噉聲兒呬與囋及囋同才曷反荀子上下句謂其驕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嗚呼今文選注誤爲嗚呼郝懿行曰囋者噉囋謂語聲碎碎也。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警同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

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偏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爲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則稟仰師承周偏於世務矣故

日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讀方爲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能常習其說也。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爲傍轉致文義支離也。

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

爲次之。王念孫曰經讀爲徑即下文所謂蹊徑言入學之蹊徑莫速乎好賢而隆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乎禮。此徑字訓爲疾莫徑即本篇所謂莫速也。漢書張騫傳從蜀宜徑如韓曰徑疾也見史記大宛



